

明社叢刊



蒙莊氏學說

梁希杰

自漢武罷黜百家，表章儒術，蒙莊之學，早已被斥爲邪說異端，雖魏晉清談家好之，然歷朝研究之者特少，茲篇係余之讀書札記，將古人對於莊子之考證與評論，略舉於下，世之好讀莊子者，亦有樂於是乎？

史記本傳「莊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，周嘗爲蒙漆園吏，與梁惠王，齊宣王同時，其學無所不闕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，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，作漁父，盜跖，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；畏累虛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言無事實，然善屬書，離辭指事，類情用典，劍儒墨，雖當世宿學，不能自解免也，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

之，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爲相，莊周笑謂使者曰：『千金重利，卿相尊位也，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，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，當是之時，雖欲爲孤豚，豈可得乎？子西去，無污我，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，無爲有國者所羈。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』

四庫全書提要世說新語曰：『註莊子者數十家，莫能究其旨統，向秀于舊註外，別爲解義，妙演奇致，大暢元風，惟秋水至樂二篇，未竟而秀卒。子幼，其義零落，然頗有別本遺流，郭象遂竊以爲己註。』

漢書藝文志，『莊子五十二篇，今祇存三十三篇，』內篇七，外篇二十六，郭象言：『闕弈意修之旨，危言游鳧子胥之篇；凡諸巧雜，十分有三，』案闕奕意修危言游鳧子胥皆靈名，今佚，北齊書杜弼傳：『弼註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註義苑，並行於世，』惠施篇今佚，史記「畏累虛兀桑子之屬，皆空語無事實，」案隱曰：『畏累虛篇名也，卽老聃弟子畏累虛，篇今佚，』兀桑子，王弼本作「庚桑」卽今庚桑楚篇「初學記南史何子朗嘗爲敗家賦，擬莊周馬捶，馬捶蓋篇名，今佚。」

陸德明敘曰錄：『莊子宏才命世，辭趣華深，正言若反，故莫能暢其宏致，後人增足，漸失

其真，故郭子元云：「曲之才，妄竄奇說，若闕弈意修之言，危言游息子胥之篇，凡諸巧雜十分有三，」漢書藝文志，莊子五十二篇，卽司馬彪孟氏所註是也，言多詭誕，或似山海經，或類占夢書；故註者以意去取，其內篇衆家並同，自餘或有外面無雜，唯子元所註特會莊生之旨。」

王伯厚載莊子逸篇，見文選顏延年車駕幸口侍遊赫出註一條，太平御覽五百三十禮儀類一條，藝文類聚八十六果部上一條，又十九人部三一條，御覽七百三十五方術類一條，左思魏都賦，王勳曲水詩序註一條，宋玉風賦一條，世說任誕門註一修，張景陽七命註一條，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一條，九百十五羽族部一條，四百四人事部一條，八百四十九飲食部一條，御覽二百八十六居處部一條，九百一十八羽族部一條，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註一條，又謝朓登孫權故城詩註一條，御覽八百一十三珍寶部一條，四百六十四人事部一條，九百二十三羽族部一條，八百九十九獸部一條，七百六十一器物部一條，又六十三一條，三百六十四人事部一條，七百九十四夷部一條，文選任彦昇策秀才文註一條，七百三十九疾病部一條，藝文類聚巧藝部一條，後漢書劉陶邊讓兩傳註一條，御覽四百五十七人事部二條，李斯傳註一條，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一條，御覽四百三人事部一條，後漢書祭祀志一條，御覽三百六

十九人軍部一條，六百七學部一條，又有一條，不知出處，凡三十八條，閻百詩據漢隱遼老子指歸引莊子八條，張南漪又謂老子指歸所稱之莊子卽嚴君平自謂，君平於莊子故稱莊子，班氏避明帝諱改之爲嚴，孫志祖讀書牋錄續編又引穀梁傳疏一條，顏氏家訓勉學篇一條，文選吳都賦註一條，西征賦註一條，雜蜀父老註一條，藝文類聚四條，皆今莊子所無。

困學紀聞：『東坡欲去盜跖，漁父篇，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，雖聖人亦莫如之何，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，雖聖人亦不可強。』

東坡作莊子祠堂記云：『讓王，說劍，皆淺陋不入於道，反覆觀之，得其真言之終，曰：『陽子居西遊于秦，遇老子，其往者，舍者將迎其家，公執席，妻執巾櫛，舍者避席，煬者避竈；其反也，舍者與之爭席矣。』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，以合于列禦寇之篇，曰：『列禦寇之齊，中道而反，曰，吾驚焉，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飽』，然後悟而笑曰，是固一章也，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。』案東坡以寓言爲陽子居西遊于秦，與列禦寇篇列禦寇之齊二事適於類，因謂寓言列禦寇本爲一章，後人以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竄入，然史記已明作漁父盜跖勝箴以詆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術，史遷去莊子未遠，若爲後人竄入，遷當能辨之，故全謝山曰，『邵子之誦，高於坡公。』